

利休之死

山本兼一 著 張智淵 譯

利休

になすねよ



為了茶道和美，
連生命也可以拋棄。

釜中的水聲宛如吹過松樹的風聲般響起，利休閉上雙眼，
黑暗中清楚地浮現一張凜然的女人臉龐。

那一天，利休讓女人喝了茶。從此之後，利休的茶道通往了寂寥的另一個世界。

利休之死

利休にたずねよ

山本兼一

著

張智淵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利休之死／山本兼一著；張智淵譯。
-- 初版。-- 臺灣商務，2010.09
面；公分。-- (新時代小說)

ISBN 978-957-05-2511-3(平裝)

861.57

99011741

新時代小說

利休之死

作者 山本兼一
譯者 張智淵
發行人 王學哲
總編輯 方鵬程
叢書主編 李俊男
責任編輯 賴秉薇
美術設計 吳郁婷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 2010 年 9 月
定價 新台幣 360 元
ISBN 978-957-05-2511-3

RIKYŪ NI TAZUNEYO

Copyright © 2008 by Kenichi YAMAMOTO

First published in 2008 in Japan

by PHP Institute, Inc.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Taipei.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HP Institute, Inc.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and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人物介紹（按出場順序）

千利休

關白豐臣秀吉的茶頭，本名千與四郎，出家後法號宗易，之後改號利休。有超群的美感。因不肯讓出自己珍藏的綠釉香盒始遭秀吉微辭，最終被秀吉找理由賜死。

豐臣秀吉

曾侍奉織田信長，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位高權重的關白。喜歡搜羅天下的名茶具，和利用茶道洞察人心。無法忍受利休隨心所欲的掌控美。

宗恩

利休的第二任妻子，心思敏銳。隱約察覺利休心中似乎有深深愛慕的對象。

上杉景勝

越後之龍上杉謙信的養子，繼承其位。豐臣家五大老之一，認為刀劍才是武將該收藏的東西。

細川忠興

利休七哲，也就是利休最有名的七位弟子之一，同時也是驍勇善戰的武將。希望可以由自己

繼承利休的茶道。

古溪宗陳

大德寺住持，常接受利休的布施，同時也受到利休的信賴。得罪秀吉而遭到流放。

古田織部

利休七哲，也就是利休最有名的七位弟子之一。繼承利休對茶道「與眾不同」的精神，開創自己的茶道。

前田利家

豐臣家五大老之一。

前田玄以

豐臣家五奉行之一，對於利休相當不以為然。

德川家康

原三河地方大名，協助織田信長取得天下人地位。本能寺之變後，臣服於秀吉，豐臣家五大老之一，然而家康與秀吉間的嫌隙似乎一直存在。

石田三成

豐臣秀吉五奉行之一，秀吉最信賴的家臣。看不慣利休的態度，想盡辦法羅織罪名提供給秀吉，讓秀吉降罪利休。

萬代屋宗安

利休的女婿、弟子，被提拔為秀吉的御茶頭八人眾之一。與利休常為了買賣茶具之事有所爭執。

范禮安

原名 Alexandre Valignani，范禮安是他的中文名字，義大利的耶穌會神父，也是日本初期教會傳教工作計劃的最主要負責人。無法理解為何日本人傾心茶道。

黑田官兵衛

足智多謀的武將，侍奉豐臣秀吉，原本無法苟同茶道，在一次茶會中折服於利休創造出的深奧意境。

山上宗二

原為秀吉的御茶頭八人眾之一，認為在茶席間無貴賤之分，因而屢屢得罪秀吉，最後遭到處死。

織田信長

日本戰國時代中晚期最強盛的大名，統一了混亂近百年的日本戰國時期，幾乎無人不臣服其下。遭臣下明智光秀背叛，死於本能寺。

今井宗久、津田宗及

與利休（宗易）同為織田信長的茶頭，後為秀吉的御茶頭八人眾之一。

多惠

利休的第一任妻子，不明白丈夫為何對茶道如此專注。

武野紹鷗

堺一地有名的商人（主要販賣皮革與武器），同時也是知名的茶人，奠定了侘茶的方向，利休曾師事於他。

高麗女子

據聞是高麗貴族李王家的千金，氣質高貴。綠釉香盒的原持有者。

目次

人物介紹

i

第一章 賜死

001

第二章 極盡奢華

020

第三章 懂與不懂

039

第四章 毀壞大德寺

057

第五章 詼諧

075

第六章 木守

092

第七章 狂言和袴

110

第八章 鳥籠的盛水器

128

第九章 泡影

144

第十章 僅此一年

162

第十一章 高麗的關白

179

第十二章 野菊

197

第十三章	顛倒是非	2
第十四章	三毒之焰	2
第十五章	北野大茶會	2
第十六章	薰茶	2
第十七章	黃金茶室	2
第十八章	織白玉手	2
第十九章	等待	3
第二十章	網羅名品	3
第二十一章	另一名女人	3
第二十二章	紹鷗的邀約	3
第二十三章	戀愛	3
第二十四章	夢的始末	4



賜死

利休

天正十九年（一五九一）二月二十八日 早晨
京都 聚樂第 利休宅邸 一疊半

①

——休想輕易得逞。

利休心中升起一股無處宣洩的怒意。

雖想進入心無旁騖的靜謐心境，但是距離那種境界頗為遙遠。

縱然躺在寢室的薄蓆上，滿腦子想的卻都是那件事。

——該死的猿猴！

一想起那個男人的臉，利休就感到怒不可遏。

自己沒有非死不可的理由，一切都是那個可恨的矮子害的。

只對女人和黃金感興趣、卑鄙又傲慢的男人，成了掌握天下政權的人。我真是生不逢時。

半夜下起了傾盆大雨。雨水拍打屋頂的聲音刺耳，更添煩悶。

即使數度搖頭，將那個尖嘴猴腮的禿頭男人的臉逐出腦海，那張臉卻又旋即浮現。每當此時，利休心中便會充滿憤怒，猶如釜中沸騰的熱水般怒濤洶湧。

利休一動也不動，目不轉睛地瞪視寢室中的黑暗。

雨聲格外激昂，黃色閃光照亮了紙拉門。

隨即響起了轟隆隆的雷聲。

——難道是我的怒氣上達天聽了嗎？

如此一想，心情頓時輕鬆了些。

利休從褥墊起身，打開紙拉門。黑暗中又發出光芒，庭院染上一片黃光。斗大的雨滴打在青苔上。

「好大的暴風雨。」

睡在隔壁房的妻子宗恩秉燭現身。看來她果然一夜未闔眼。

「春天少不了暴風雨。熄掉燭火。」

黑暗中，沒必要點兩盞燭火。若是雷電交加的夜晚，利休只想感受閃電。

兩人坐在緣廊。

閃光不時照亮茶庭，雷聲轟隆作響。這正是今天的天地饗宴。

松樹和羅漢松的枝桠隨風彎曲，鳳尾草和草珊瑚任雨拍打。

閃電和雷聲的聲勢逐漸增強，朝聚樂第而來。

一道粗大的閃電在不遠處，將黑暗垂直劈成兩半。

下一秒鐘，轟隆聲響撼動天地。落雷處是建於聚樂第的正中央、秀吉的三層宅邸一帶。

宗恩害怕地將身子挨過來。

即使上了年紀，這個女人卻不可思議地青春永駐，柔軟的肌膚總是散發出一股香甜的氣味。

「我不會低頭道歉。」

當然，利休是指秀吉的事。

「是。」

「這樣可以嗎？」

無論大小事，利休鮮少一再確認。

「我早就料到你會那麼做了。」

「說不定會累及妳和孩子們。」

近來，秀吉容易激動。難保他不會高喊：把利休的眷屬一併綁在柱子上刺死！

「我早已心裡有數。如果要看你向關白大人乞求饒命，我寧可也遭殺害，好圖個痛快。」

利休感謝妻子的剛毅。一切盡在不言中，他深深點了點頭。宗恩只要從輕微的偏頭方式和眼神的流轉，就能洞悉利休內心深處的想法。

「如果事到如今才低頭賠不是，我老早就辭去茶頭（譯註：替貴族或大名收集茶具，掌管泡茶事務的職位）的職務，找個地方隱遁了。我之所以沒有那麼做，是因為……」

我想讓那個尖嘴猴腮的禿頭男人，見識一下「美」這個令人畏懼的深淵。

——那個卑鄙的男人。

但是，秀吉從眾人中脫穎而出，登上掌握天下政權的大位，果真有他不容小覷的一面。他雖好俗麗，但若窮究美的真諦，依然能夠達到脫俗、超俗的境界。他曾展現那種驚人的潛力，令我拍案叫絕；可見他並非庸俗之輩。

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敬畏悠久的天地。不，他未免太過無知，一心認定自己的權勢能夠驅動

萬物。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世界不會按照你的意思轉動。

我想讓他明白這一點。

驅動天下的，不只是武力和金錢，美的事物也具有足以撼動天地的力量。

並非高價的舶來品或知名茶具才美。

枯寂的壁龕上綻放的山茶花蓓蕾，其態莊嚴。

宛如聆聽松籟，釜中的水聲縹渺。

在燈光朦朧的小間（譯註：四疊半以下的茶室）中，把玩手中令人玩味的黑樂茶碗觸感。

發現微不足道的美，一一累積，致使一杯茶中充滿了強而有力的靜謐之美。

——我的一生……

只為了在寂靜之中，享用一杯茶而費盡心思。千方百計地鑽研，為的是從一杯茶中享受活在

天地間的無上幸福。

——我只對美的事物磕頭。

我想讓那個高傲的男人見識美的深淵，挫一挫他的銳氣——

擔任秀吉的茶頭，抱著那種念頭度日，一晃眼就過了九個年頭。

——結果換來的是……

利休搖了搖頭。

別發牢騷了。自己和那種卑鄙的男人扯上關係，真是愚蠢至極。

雨浙瀝瀝地下個不停，漆黑之中隱隱透著藍色，新的一天即將展開。

「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宗恩的語調比平常更平穩。

「什麼事？」

明明說有問題想問，宗恩卻沒有繼續說下去。

「妳儘管問。」

「是……」

她依然欲言又止。

「怎麼了？」

「我認為，女人是一種愛鑽牛角尖的生物。」

「妳這句話真奇怪。」

「當然奇怪。不過，我還是非常想問你。」

「妳想問什麼？」

宗恩舔了舔嘴唇。似乎相當難以啟齒。

馬匹在茶庭的覆瓦土牆對面嘶啼。

這間宅邸從兩天前，在秀吉的一聲令下，被三千名士兵包圍。為了救出利休，難保不會有位大名（譯註：戰國時代各領地的掌權者，地位相當於中國古代的諸侯）揮軍前來救援。利休身為美的權威，足以挑起戰端，令秀吉忌憚三分。

「颯著暴風雨，真是辛苦他們了。」

士兵大概沒有遮風避雨的屋簷。

「你一直在想某個女人吧？」

宗恩的聲音夾雜在雨聲中，聽不太清楚。

「妳說什麼？」

「我問你，你是不是有個心儀的女人？」

「女人……。我還以為妳要說什麼，原來是女人的事啊。」

「是的。你心裡是不是有個喜歡她更甚於我的女人？」

利休注視宗恩。她年逾花甲之年，但高雅的臉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艷麗。妻子說出了利休意想不到的嫉妬。

利休和宗恩結識，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利休當時三十歲。

利休第一眼看到宗恩白皙的瓜子臉，便覺得她是個行事穩重、心思敏銳的女人，為之傾倒。

她是個將心靈深處的柔軟表現在臉上的女人。

當時，利休已有妻子。

而宗恩有個擔任能劇的小鼓師、負責伴奏的丈夫。這名丈夫不久後過世，利休開始照料宗恩的生計。

就這樣歲月流逝，五十多歲時，利休的前妻去世。等待服喪屆滿，利休迎娶宗恩為正房妻子。三、四十歲時，除了前妻和宗恩之外，還有別的女人替利休打點起居，也替他生了孩子。那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事到如今，就算問他「有沒有喜歡的女人」也毫無意義。

因為，他今天就要切腹——

「妳究竟想說什麼？」

「我能夠待在你身邊，覺得很幸福。」

「既然如此，那不就好了嗎？」

「……可是，有時候即使在寢室裡被你擁在懷中，我也會因為像是獨自飄蕩在寒冬夜空裡的寂寞而顫抖。我覺得你的雙臂明明抱著我，但是心卻像是抱著另一個女人……」

「胡說八道。妳不可能不知道我竭誠待妳吧？」

其言不虛。利休活到七十歲這把年紀，雖然和好幾個女人溫存過，但打從心底認為，宗恩是最棒的女人。她對事物敏感，是個風趣的女人。實際上，沒有一個女人比宗恩更得利休的心。

「我很清楚你愛我，但是……」

「別再說了。我要洗臉，拿新的長襯衣給我。」